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德国银行体系刍议

——功能结构主义的视角

胡 琨

内容提要:不同类型银行业务侧重点不同、各司其职的“三支柱架构”是德国银行体系的显著根本特征。在欧洲一体化与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席卷下,这一传统银行体系结构的存在却阻碍了德国银行业整体竞争力与效率的提高,备受诟病。然而,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低效”的“三支柱架构”却有力地保障了德国银行业的基本稳定,并为德国实体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逆势稳健增长。

关键词: 社会系统 功能结构主义 国际金融危机 德国银行体系 三支柱架构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各类危机冲击下,德国银行业损失惨重,仅 2010 年至 2015 年,德国银行业总资产就缩减约 6400 亿欧元,^①其中以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为首的四个大型银行^②损失高达近 3000 亿欧元。^③自 2015 年第三季度以来,德意志银行的巨额亏损更是成为关注焦点,并导致外界对德国银行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担忧。然而,与德国银行业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的优异表现。与众多陷入银行业危机或债务危机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经济在危机冲击下逆势增长,尤其是其实体经济的强大,令人印象深刻。发达的实体经济,离不开健康

^① 银行业资产也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300%降至不到 270%, http://www.bundesbank.de/Navigation/DE/Statistiken/Zeitreihen_Datenbanken/Makrooekonomische_Zeitreihen/its_details_value_node.html?tsId=BBQFS.M.DE.BANK.TA_GDP._X.0000, last accessed on 23 April 2016.

^② 大型银行的定义见下文。

^③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Februar 2011, S. 6-13,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März 2016, S. 6-13.

的金融系统支撑;德国经济的亮丽数字背后,良好稳定的银行体系必不可缺。人们不禁要问,德国银行业是否真正陷入危机,是否与宏观经济的表现背道而驰?德国银行体系有何特点?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如何?又面临哪些挑战?理清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我们更深刻理解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还是把握欧洲金融一体化的方向,都尤为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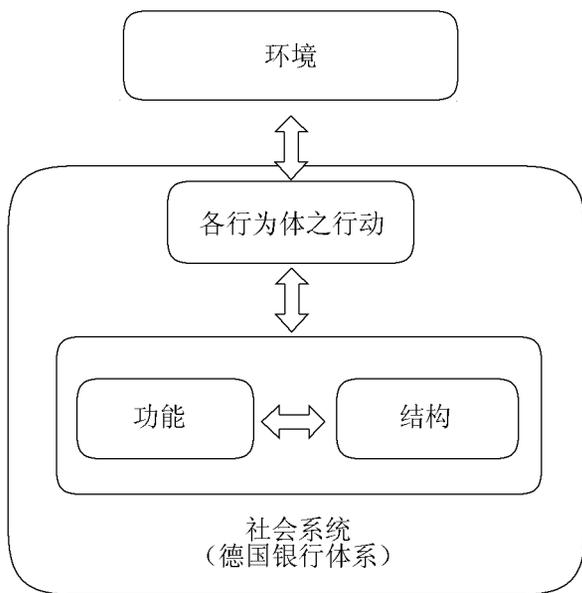
一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作为影响一国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银行体系担负着将储蓄者有限的资本以尽可能妥当的方式输送给投资者,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任。^①然而,一国银行体系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其结构与功能无时无刻不处于变迁之中。这一变迁源于银行体系内部各行为体面对外部环境的持续变化,基于对变化的认知以及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为发展与更新系统所实施的各类行动。这些行动在维系银行体系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存续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系统本身及外部环境,而重塑后的系统与环境则成为各行为体进一步行动,即系统继续演化的初始框架条件。德国银行体系的表现,正是被这样一个功能与结构不断交替作用、相互促进的动态演化过程所决定。^②就此而言,考察德国银行体系的结构、分析其外部环境的变化、梳理各行为体(德国银行)基于其对环境的认知和自身复杂性的限制所进行的行动选择、探讨这些行动对德国银行体系及国内外金融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于德国银行体系未来发展的意义,无疑有望得出有启发意义的结论(见图1)。

^① R.G. King and R. Levine,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8, No. 3, 2008, pp. 734-735.

^② 相关社会系统及行动的论述可参见 N. Luhmann, "Neuere Entwicklung in der Systemtheorie", *Merkur*, 42, H. 4, 1988, S. 294; B. Werlen, *Sozialgeographie. Eine Einführung*, UTB: Stuttgart, 2008, S.316。

图1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银行体系简图



资料来源:图由作者自制。

二 德国银行体系概况

“三支柱架构”(Dreisäulenstruktur)是联邦德国银行体系的核心及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具体而言,在联邦德国,以储蓄信贷为核心业务、可提供所有合法金融服务(如证券、保险和金融衍生品)的全能银行(Universalbanken)是构成其银行体系的主体。^①此外,德国还存在一些被赋予特定功能,且常依附于全能银行的专门银行(Spezialbanken),如复兴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各类房屋储蓄银行(Bausparkassen)和不动产信贷银行(Realkreditinstitute)等。全能银行根据不同的法律形式可被分为私人银行(Privatbanken)、公共银行(öffentlich-rechtliche Banken)和合作银行(Genossenschaftsbanken)三大类,即所谓“三支柱”。

在这个结构基础之上,根据基于不同功能、法律形式与收支结构^②而形成的具体

① 受1930年代大萧条影响,以英、美、法及1948年后的日本为代表的国家,长时间受分业经营制度主导。

② 收支结构是影响银行收益及风险的关键因素,全能银行可因此而被分为零售银行、批发银行和投资银行。

经营模式,德国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将德国银行划分为大型银行(Großbanken)、地区银行(Regionalbanken)、外资分行(Zweigstellen ausländischer Banken)、州立银行(Landesbanken)、储蓄银行(Sparkassen)、信贷合作社(Kreditgenossenschaften)、合作社中央银行(Genossenschaftliche Zentralbanken)和专门银行等几类。截至2016年1月,在德国有义务向联邦银行通报经营状况的1773家银行^①中,约97%的银行为全能银行,其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80%以上(见表1),各类全能银行在德国银行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②

表1 德国银行体系结构概况(截至2016年1月)

全能银行	数量	资产占比(%)	专门银行	数量	资产占比(%)
私人银行			特定功能银行	19	12.3
大型银行(a)	4	24.4	房屋储蓄银行	21	2.72
地区银行(c)	160	11.4	不动产信贷银行	16	4.43
外资银行	106	3.86			
公共银行					
州立银行(b)	9	12.2			
储蓄银行(c)	413	14.5			
合作银行					
信贷合作社(c)	1023	10.35			
合作社中央银行(b)	2	3.78			

注:a.投资银行;b.批发银行;c.零售银行。

资料来源:Deutsche Bundesbank,“Bankenstatistik. Stand von 31.3.2016”,S. 6-15。

三 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德国银行体系

(一) 外部环境:欧洲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德国银行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与机遇来自不断深化的欧

^① 数据源于联邦银行2016年3月31日的统计月报。原则上,除极少数货币市场基金(Geldmarktfonds)、证券托管机构(Wertpapiersammelbanken)、有吸纳储蓄权限的住房建筑企业以及担保机构等(这些银行总数大概在100家左右),所有被定义为货币金融机构(MFI)的机构,即银行,都有义务定期向联邦银行通报业务情况;因此,联邦银行的统计数据大体符合整个德国银行体系的真实情况。

^② Deutsche Bundesbank,“Bankenstatistik. Stand von 31.3.2016”,S. 106, http://www.bundesbank.de/Redaktion/DE/Downloads/Statistiken/Banken_Und_Andere_Finanzielle_Institute/Banken/Strukturzahlen_Gesamtinstitute/i1a6a7.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last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洲一体化及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自由化进程。

为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有效破除欧盟/欧共体内部金融市场监管障碍与市场壁垒,自1970年代以来,欧盟/欧共体一方面秉承“最低标准与相互承认下的母国控制”(home country control combined with minimum standards and mutual recognition)原则^①,借助《废除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业及开展自营业务限制》(The Abolition of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and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Self-employed Activities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指令^②、《第一银行指令》(First Banking Directive)^③及《第二银行指令》(Second Banking Directive)^④等法规,以期在基本不触碰既有银行监管体系的前提下,阻力较小地在欧盟/共同体层面建设银行监管合作与协调体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资本流动自由化指令》(Directive on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Flows)^⑤、《存款担保计划指令》(Directive on Deposit Guarantee Schemes)^⑥、引入共同货币欧元以及《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⑦等措施,来促进区域内部资本自由流动和银行跨境业务发展。截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欧盟银行业已呈现出较高的一体化水平。^⑧

与此同时,随着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回归、1930年代大萧条的阴影逐渐散去,为促进金融创新和增强本国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放松管制,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实现利率、混业经营、市场准入和资本流动等的自由化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的政策选择。尤其是混业经营普遍出现,如法国1984年通过新的《银行法》(la loi bancaire de 1984),英国1986年通过《金融服务法案》(The 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美国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先后废除银行混业经营限制,使得大量兼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庞大金融集团开始出现。它们具有在

① J. D. Haan, S. Oosterloo and D. Schoemaker, *European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04; D. Schoemaker and P. Wierds, “Financial Supervision: Which Model for Europe?”, *FMG Special Paper 143*,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2002, p. 6.

② Directive 73/183/EEC, OJ L 194, 16 July 1973, pp. 1-10.

③ Directive 77/780/EEC, OJ L 322, 17 December 1977, pp. 30-37.

④ Directive 89/646/EEC, OJ L 386, 30 December 1989, pp. 1-13.

⑤ Directive 88/361/EEC, OJ L 178, 8 July 1988, pp. 5-18.

⑥ 存款担保建议可回溯至1987年,参见 Recommendations 87/63/EEC, OJ L 033, 04. Feb. 1987, pp. 16-17.

⑦ Directive 2004/39/EC, OJ L 145, 30 April 2004, pp. 1-44.

⑧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Conferring Specific Tasks on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Concerning Policies Relating to the Prudential Supervision of Credit Institutions”, 2012/0242(CNS), Brussels, 14 December 2012, <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pdf/en/12/st17/st17812.en12.pdf>, last accessed on 23 March 2016,还可参见胡琨、刘东民:“欧债危机下欧盟银行规制与监管体系的转型与创新”,《欧洲研究》2013年第3期,第67-72页。

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金融衍生工具,加上得益于规模效应,从而极具竞争力。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各国银行生态及经营模式,也为以后的国际金融危机及金融机构的“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埋下伏笔。^①

在这一背景下,本身具有混业经营传统的德国在落实欧盟/欧共体各类金融一体化法律文件的同时,不断推动本国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的自由化。早在1967年4月,德国就已取消利率管制;^②1986年,又批准大额定期存单(Einlagenzertifikaten)业务和开通股市电子交易,并在三年后建立德国期货市场。而在1990年之后,德国银行业更是迎来了自由化的高潮,先后出台《债券募集说明法》(Wertpapier-Verkaufsprospektgesetz, 1990)、四部《金融市场促进法》(Finanzmarktförderungsgesetz)^③、《减税法》(Steuersenkungsgesetz, 2000)和《金融市场促进计划2006》(Finanzmarktförderplan 2006),尤其是2004年公布的《投资现代化法》(Investmentmodernisierungsgesetz)^④,批准银行可以通过特殊目的公司(Zweckgesellschaften,即SPV)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例如资产抵押债券ABS和住房贷款抵押债券MBS),即取消金融衍生品交易限制,并引入对冲基金(Hedgefond),为德国银行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业务创新打开了大门。德国希望借助这些法规,取消各种金融交易与所得税、减少金融机构自营业务限制、引入新的金融工具、完善金融监管和加强投资者保护,以增强本国金融市场和机构竞争力,促进本国金融行业的繁荣。

(二) 德国银行体系之行动

欧洲经济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浪潮,极大地拓宽了德国银行业在深度(业务范围)与广度(空间范围)上的行动空间,为其尝试各种经营模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来获取融资。但同时,现有银行体系面对的巨大挑战也不容小觑;在机遇与压力面前,不同类型银行的行动选择大相径庭。

对于本身与国际市场及各类资本市场联系密切,且以盈利为主要导向的大型银行来说,金融自由化与欧洲一体化,极大地拓宽了其融资渠道与盈利模式,并在规模效应下可以更加自如地进行多样化经营,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使得大型银行越来越

① L. Laeven, L. Ratnovski and H. Tong, “Bank Size and Systemic Risk”,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May 2014, pp. 7-8.

② Verordnung über die Aufhebung der Zinsverordnung und von Bestimmungen über die Kosten für Teilzahlungsfiananzierungskrediten und Kleinkrediten vom 21.3.1967.

③ BGBl, Teil I Nr. 1990/266, Teil I Nr. 1994/S. 1749, Teil I Nr. 1998/S. 525, Teil I Nr. 2002/S. 2009.

④ 该法是《金融市场促进计划2006》的核心组成部分。

多地将资源配置在非传统业务领域。^① 2004年,在大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传统业务分别约占资产端和负债端的85%和90%,^②随着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完全引入,至2010年,以金融衍生品为主体的非传统业务占资产端和负债端的比例分别达到了46.6%和42.4%,金融衍生品业务本身就已分别占银行资产与负债的39%和37.8%。^③相关业务领域的拓展也加速了大型银行的膨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年,德国大型银行的总资产增幅超过150%,是银行业整体水平的三倍。^④

建立在“担保责任”(Gewährträgerhaftung)和“维持责任”(Anstaltslast)公法基础之上的州立银行,原则上履行支持本地发展融资,以及本地储蓄银行中央银行的职能。所谓“担保责任”,是指银行的组建者(联邦州)为银行承担无限责任;而“维持责任”,则是银行反过来具有为其担保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义务。因此,州立银行原则上不参与零售银行业务,而是基于对储蓄银行的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ätsprinzip),一方面通过银行间市场调节所属储蓄银行流动性;另一方面为本地公共机构及大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⑤然而,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尤其是来自大型银行与股票市场的竞争,给州立银行的传统业务带来了巨大挑战,使得其依托自身较大的体量,很早就开始依赖参与银行间与国际资本市场获取经营收益。危机爆发前,固定收益债券占州立银行资产与负债的比例已分别高达约20%和28.3%。^⑥2005年7月,州立银行的“担保责任”和“维持责任”取消,失去公共担保给州立银行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但无须再承担“维持责任”又为其尝试更多盈利模式带来了新机遇,州立银行开始进入风险与收益均更高的金融衍生品业务领域。^⑦截至2010年,金融衍生品在州立银行资产与负债中均已占约10%。^⑧

合作社中央银行的情况与州立银行类似,危机爆发前,固定收益债券占其资产与负债的比例已分别达35%和17%。但是因为信贷合作社体量普遍较小,作为其中央

① 传统业务包括资产端的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债权、各类固定收益债券等,负债端的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结构债务、各类应付债券等。

②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April 2005, S. 10-11.

③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Februar 2011, S. 10-11.

④ 数据参见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Januar 2000, S. 6-11;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6-11。

⑤ A. Mugler, “Das Deutsche Bankensystem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Vergleich der Bankensysteme Deutschlands, der USA, Japans und Großbritanniens”, Disserta Verlag: Hamburg, 2014, S. 49-50.

⑥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September 2008, S. 12-13.

⑦ European Commission, “Germany Agre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with the Commission on State Guarantees for Landesbanken und Savings Banks”, IP/02/343, Brussels, 28 February 2002,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2-343_en.htm? locale=en](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2-343_en.htm?locale=en), last accessed on 20 April 2016.

⑧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Februar 2011, S. 12-13.

银行的合作社中央银行需更多履行调节各信贷合作社流动性的职能,所以相比州立银行更依赖于其体系内部的银行间市场,其对货币金融机构负债占其总负债的近60%,而在州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这一比例不到40%。同时,合作社中央银行凭借其体量,也积极参与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在2010年,其资产与负债中金融衍生品的比重与州立银行相当。^①

而地区银行、储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由于体量的限制,承受风险的能力有限,在资本市场中并不活跃。同时,因为银行本身的定位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其业务活动也主要局限于特定地区或对象群体。比如与州立银行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储蓄银行,受“地区原则”(Regionalprinzip)限制,一方面承担为本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首要义务;另一方面也被禁止在其他地区开展经营活动。而信贷合作社因其机构性质,则被赋予为其成员提供金融服务的任务。^②因此,这几类银行始终专注于风险较小的传统银行业务领域,即在特定区域或对象范围内经营居民与企业存款与贷款业务,即使是银行间业务的对象也主要是作为其中央银行的州立银行和合作社中央银行。^③2007年底,在储蓄银行的资产中,对非金融机构债权与债务分别占60%和64%;信用合作社的这一比例则分别达到58%和69.5%。^④而面对不断加剧的竞争,其主要策略则是在行业内进行并购和收缩营业网点,以实现规模效应和降低成本,增强承受风险能力。至1990年底,德国地区银行、储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还分别有207家、772家和3410家;到2007年底,则只分别剩下159家、446家和1232家。^⑤

值得一提的是专门银行,它们一方面因为业务领域的限制,无法如全能银行一样通过业务的多样化来减少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在本银行业务领域掌握更丰富与专业的知识与信息,因此,在面对竞争压力时,部分专门银行(例如不动产信贷银行)愿意在与自己业务相关的领域进行更高风险的自营业务。^⑥

(三) 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德国银行体系

面对金融市场不断加剧的竞争,欧美许多国家纷纷改革银行结构,以增强本国银

^①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September 2008, S. 12-13.

^② B. Schäfer Hrsg., “Handbuch Regionalbanken”, Gabler: Wiesbaden, 2004, S. 101.

^③ E. Fiorentino and H. Herrmann, “Effizienz und Wettbewerb im Deutschen Bankensektor”, *Vierteljahrshefte zur Wirtschaftsforschung*, DIW, H. 78, 2009, S. 114-116.

^④ 地区银行则分别为49%和52%,参见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September 2008, S. 12-13。

^⑤ 相关数据参见德国联邦银行官网, https://www.bundesbank.de/Navigations/DE/Statistiken/Zeitreihen_Datenbanken/Makrooekonomische_Zeitreihen/its_list_node.html?listId=www_s100_mb2425_1_01, last accessed on 21 April 2016.

^⑥ Deutsche Bundesbank, Finanzstabilitätsbericht 2013, S. 47.

行竞争力,但德国对此却反应迟缓,仍维持其银行业传统的“三支柱架构”。^①面对竞争压力,不同类的银行结合自身条件采取了不同策略:与大型银行、州立银行及合作社中央银行转换新的经营模式并积极介入国际与资本市场不同,地区银行、储蓄银行和信贷银行仍然固守传统经营模式,希冀通过行业内并购及收缩网点来应对竞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在大型银行与州立银行的资产总额中,国内融资比例不到40%,而储蓄银行与信贷合作社的资金80%以上源于德国境内。^②

鉴于地区银行、储蓄银行和信贷银行资产占德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例极大(约40%),其保守的经营模式导致德国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业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发展相对缓慢,竞争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前,德国金融业(其中银行业占比约70%)雇员占全国就业者的3.7%,创造了4.6%的增加值,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则为5.2%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占就业比例3.4%的金融从业人员创造,德国与欧元区平均水平差距很大。^③因此,在各国金融资产不断膨胀的同时,德国银行业总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停滞不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甚至有所下降。^④而且银行体系在“三支柱架构”下的碎片化,也限制了德国大型银行在国内通过并购扩大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活动空间。德国银行与国际水平相比体量偏小,与美国、英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银行巨头通过国际并购迅猛发展相比,德国的银行发展缓慢,即使是德国最大的德意志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前,市值只有约760亿美元,排在世界前20名开外。^⑤面对危机爆发之前外部环境的变化,德国银行业的表现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三支柱架构”这一结构不断被外界质疑,认为其并不适应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见图2)。^⑥

① 类似架构曾经出现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和瑞士等美欧国家。

② Sachverständigenrat, “Das Deutsche Finanzsystem. Effizienz Steigern – Stabilität Erhöhen”, Juni 2008, S. 86–89.

③ 参见德国联邦统计局官网,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Indikatoren/Konjunkturindikatoren/VolkswirtschaftlicheGesamtrechnungen/vgr110.html>, last accessed on 21 April 2016; Deutsche Bank, “Bruttowertschöpfung im Finanzsektor”, 19 März 2007; Sachverständigenrat, “Das Deutsche Finanzsystem. Effizienz Steigern – Stabilität Erhöhen”, Juni 2008, S. 84.

④ 参见德国联邦银行官网数据, http://www.bundesbank.de/Navigation/DE/Statistiken/Zeitreihen_Datenbanken/Finanzstabilitaet/finanzstabilitaet_list_node.html?listId=www_fsb_bank_bs, last accessed on 21 April 2016.

⑤ 参见《法兰克福汇报》(FAE)网站, <http://www.faz.net/aktuell/finanzen/aktien/rangliste-der-kreditinstitute-chinas-banken-schlagen-sich-in-der-krise-am-besten-1773803.html>, last accessed on 22 April 2016.

⑥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2003年就呼吁德国进行银行体系改革,将储蓄银行等公法银行私有化,参见SIMF, Germany, “Financial System Stability Assessment”, Country Report No. 03/343, November 2003, p. 4.

四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德国银行体系

(一) 外部环境: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

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参与相关衍生品交易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许多银行一夜之间陷入流动性危机。随着问题银行的不断出现,银行间市场的信任危机开始弥漫,银行出借资金的意愿急剧下降,^①而这又导致更多金融机构陷入流动性困境。银行体系流动性收缩,也导致非金融机构从银行获得信贷的难度持续增加,经济基本面开始恶化。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危机达到高潮,并演化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②

美国次贷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导致的大量资产折损与市场不安,储蓄增加与信贷收缩使得消费与投资锐减,全球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压力之中。^③为应对这一危局,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开始通过以财政政策手段为主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但各国银行体系不同,危机冲击下储蓄率和信贷量变化差异巨大,从而影响消费与投资缩减的程度也不一样。因为严格的贷款审批标准(如与收入证明挂钩),德国信贷规模增长缓慢,危机爆发前甚至有所缩减;危机爆发后,尽管大型银行与州立银行等受到冲击,但因为地区银行、储蓄银行与信贷合作社的存在,信贷规模并没有太大波动,甚至2009年8月后还有小幅增长。而与此对照强烈的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家,信贷规模在危机前迅速膨胀,危机爆发后顿时下滑,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冲击。^④例如银行业迅猛发展的西班牙,该国借贷规模2007年3月环比增长达19.2%,危机爆发后,信贷增长急剧下降,2009年12月甚至环比下降0.2%。^⑤各国银行业经营状况以及经济政策理念的差别,导致各国政府干预经济力度及政府赤字规模

^① 例如在欧洲,2007年7月,危机爆发以后,Euribor利率急剧上升近60个基点,并长期保持在5%左右,远高于以往水平,这正是银行间市场惜贷的直观反映。

^② https://www.bundesbank.de/Redaktion/DE/Dossier/Service/schule_und_bildung_kapitel_4.html?notFirst=true&docId=147560#chap, last accessed on 22 April 2016.

^③ P. J. Wallison and C. W. Calomiris, "The Last Trillion Dollar Commitment", Financial Services Outlook-AEI Online, September 30, 2008, <http://www.aei.org/article/economics/monetary-policy/the-last-trillion-dollar-commitment>, last accessed on 19 April 2016.

^④ 相关数据可参见 Sachverständigenrat, "Strukturprobleme im Europäischen Bankensektor", Jahresgutachten 2013/14, S. 211。

^⑤ Martin Bartmann, "Entwicklung des Kreditvolumens an Nichtbanken im Euroraum", *Statistiken*, Q3, 2010, S. 33-34.

大相径庭,^①部分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并在2010年春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主要商业银行均大量持有问题国家政府债券,这些国家国债评级的下调及减记风险,让本已困难重重的欧洲银行业处境雪上加霜,最终形成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业危机的恶性循环。

(二) 德国银行体系之行动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深刻介入国际资本市场,购买了大量与次级贷款绑定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和资产抵押证券的德国大型银行、州立银行、信用社中央银行以及部分专门银行自然无法置身事外。2007年7月,危机首先导致IKB德国工业银行(IKB Deutsche Industriebank AG)失去偿付能力,德国各银行协会(BdB、BVR、VÖB和DSGV等)、德国复兴银行以及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和联邦财政部就此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35亿欧元的救助协议,以避免该银行破产并波及其他银行。^②然而,危机持续发酵,大量德国银行,如萨克森州立银行(Sachsen LB)、西德意志州立银行(West LB AG)、HSH北德银行(HSH Nordbank)和房地产抵押银行(Hypo Real Estate)等陆续陷入流动性危机,濒于破产。根据德国“经济五贤人会”统计,截至2008年6月,次贷危机给德国银行业带来的损失总计为497亿美元,其中大型银行与州立银行的损失约占80%。^③

面对这一危局,德国于2008年10月通过《金融市场稳定法》(Finanzmarktstabilisierungsgesetz)^④,建立最高限额为4800亿欧元的金融市场稳定特别基金(SoFFin/FMS),这一基金由新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市场稳定局(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marktstabilisierung, FMSA)管理,通过资金拆借、提供担保和注资等措施帮助金融机构克服暂时的流动性困境,维护金融市场稳定。^⑤德国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果断,是因为很早就判断出,银行面临的危机更多源于流动性的暂时短缺,而不是偿付能力的丧失,因为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相对于德国银行业7.63万亿欧元的总资产(其中库存现金178

^① 参见德国联邦银行官网, https://www.bundesbank.de/Redaktion/DE/Dossier/Service/schule_und_bildung_kapitel_4.html?notFirst=true&docId=147560#chap, last accessed on 23 April 2016。

^② 参见《世界报》(Welt)官网, <http://www.welt.de/wirtschaft/article1074417/Knapp-vorbei-an-einem-nationalen-Desaster.html>, last accessed on 22 April 2016。

^③ Sachverständigenrat, “Das Deutsche Finanzsystem. Effizienz Steigern-Stabilität Erhöhen”, Juni 2008, S. 132。

^④ 2008年4月再通过《金融市场稳定补充法》(Finanzmarktstabilisierungsergänzungsgesetz, FMStErgG)给予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⑤ Gesetz zur Errichtung eines Finanzmarktstabilisierungsfonds (Finanzmarktstabilisierungsfondsgesetz-FMSStFG),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fmstfg/BJNR198210008.html#BJNR198210008BJNG000100116>, last accessed on 22 April 2016。

亿欧元,自有资本超过 3000 亿欧元),^①完全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由于德国反应及时,通过救助确保银行体系的充裕流动性,次贷危机的冲击并没有在银行体系中引发过多连锁反应。截至 2015 年底,该基金共向 10 家银行累计提供 2033 亿欧元的各类救助,其中只有 158 亿欧元仍未偿还。^②

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刚刚平息,欧债危机爆发,德国银行业在陷入危机的国家持有大量债权,截至 2016 年 6 月,分别为希腊 300 亿欧元(182 亿欧元^③)、意大利 1252 亿欧元(398 亿欧元)、葡萄牙 303 亿欧元(61 亿欧元)、西班牙 1480 亿欧元(214 亿欧元)、爱尔兰 1130 亿欧元(28 亿欧元)。^④这些债券主要掌握在大型银行和州立银行^⑤手中。尽管随着各种救助与新监管机制的出台,欧元区爆发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已大大降低,但经历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两次冲击的德国大型银行与州立银行,却不得不进入痛苦的补充资本和修补资产负债表进程。2010 年至 2015 年,德国银行业总资产从 8.35 万亿美元缩减至 7.71 万亿美元,减幅达 7.7%,^⑥其中大型银行的资产从 2.08 万亿美元减少至 1.79 万亿美元,缩减了近 14%,而州立银行更是萎缩了约 35%。资产的收缩,大大制约了大型银行与州立银行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的能力,对非金融机构信贷余额不断下滑。^⑦

然而,与德国银行业整体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地区银行、储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这些始终固守传统银行业务领域的信贷机构。因为并未深入介入体系外的银行间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故欧债危机与银行业危机对其业务影响极小,2010 年至 2015 年,在整体信贷不断收缩的背景下,这三类银行对非金融机构的信贷却分别增长 26.2%、12.9% 和 24.5%,而借助主营业务的健康成长,其资产分别增加 20%、5.7% 和 15.8%。这些银行以占德国银行业资产三分之一的体量,提供了德国对非金融机构信

①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September 2008, S. 6-9.

② 参见德国联邦市场稳定局(FMS)官网,<http://www.fmsa.de/de/index.html>, last accessed on 22 April 2016.

③ 括号内为国债金额,后同。

④ Deutsche Bundesbank, Auslandsforderungen der deutschen Banken einschließlich ihrer Auslandsfilialen und -töchter an ausgewählte Länder und Sektoren, http://www.bundesbank.de/Navigation/DE/Statistiken/Banken_und_andere_finanzielle_Institute/Banken/Tabellen/tabellen_zeitreihenliste.html? id=11606, last accessed on 23 April 2016.

⑤ 大量主权债券为德国复兴银行所持有,因该银行是特殊任务银行,有其特殊的经营导向和法律地位,在此不做具体讨论。

⑥ 银行业资产也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300%降至不到 270%, http://www.bundesbank.de/Navigation/DE/Statistiken/Zeitreihen_Datenbanken/Makrooekonomische_Zeitreihen/its_details_value_node.html? tsId=BBQFS.M.DE.BANK.TA.GDP._X.0000, last accessed on 23 April 2016.

⑦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Februar 2011, S. 6-13,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März 2016, S. 6-13.

贷总量的54%。^①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单个信贷合作社规模远小于储蓄银行,因此合作社中央银行要比州立银行承担更多的调节流动性职能,故大部分资金被其体系内银行间市场所占,基本免于受欧债危机冲击,且得益于信贷合作社的业务增长,其资产甚至有所扩充。

(三)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德国银行体系

德国大型银行与州立银行深度介入衍生品交易与国际银行间市场,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下,损失较为严重,至今仍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但在德国特有的“三支柱架构”下,资产占全国银行业近三分之一^②的信贷机构仍然固守于传统业务领域,在次贷危机中几乎全身而退,并持续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信贷支持。在整个欧元区投资意愿不足、信贷萎缩的背景下,“三支柱架构”下的德国银行业信贷总体规模稳定保持在3.2万亿欧元附近,其中约85%为中长期贷款,^③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这正是德国经济能一枝独秀,逆势增长的金融秘诀之一。就此而言,这一基于自身特殊结构而产生的“防火墙”是使危机爆发以来德国银行业风险可控、经济基本面保持良好的重要因素。德国“低效”的金融体系也因此展现出其坚韧的一面(见图2)。^④

五 国际金融危机后德国银行体系的转型尝试及挑战

(一) 德国银行体系的转型尝试

德国吸取危机教训,于2013年8月通过《隔离银行法》(Gesetz zur Abschirmung von Risiken und zur Planung der Sanierung und Abwicklung von Kreditinstituten und Finanzgruppen,简称“Trennbankgesetz”),除简化信贷机构清算与破产程序以及制定相应惩罚机制外,其最关键的措施就是责令银行在2016年7月1日之前,如自营业超

^①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Februar 2011, S. 6-13.

^②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September 2008, S. 6-12.

^③ 参见 Loans Reported by MFI Excluding ESCB in the Euro Area (Stock), http://sdw.ecb.europa.eu/quick-view.do?SERIES_KEY=117.BSI.M.U2.N.A.A20.A.1.U2.0000.Z01.E, last accessed on 23 April 2016;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März, 2016, S. 21.

^④ B. Herzog, “Die Finanzmarktkrise. Ursachen, Lehren und Lösungsansätze”, in KAS Hrsg., “Lehren aus der Finanzmarktkrise. Ein Comeback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B. 1, Sankt Augustin/Berlin, 2008, S. 12.

过一定额度,^①则须使之在一独立金融机构中单独经营,从而将储蓄银行与风险高的投资银行业务隔离,以确保商业银行基本功能不为金融市场波动所影响。

经历危机冲击之后,德国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与州立银行开始寻求转型。它们一方面按照巴塞尔协议Ⅲ(Basel Ⅲ)的要求降低负债率与提高资本充足率,其自有资本率(Eigenkapitalquote)在2010年分别达到3.91%和4.45%,到2015年则增加至5.42%和5.94%;德国银行业整体的自有资本率也因此从4.12%上升至5.02%。另一方面,则逐渐缩减金融衍生品交易,大型银行甚至开始寻求增加存款在融资中的比例。大型银行和州立银行资产中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余额分别从2010年的8091亿欧元和1430亿欧元减少到2015年的6045亿欧元和778亿欧元。在大型银行的负债中,来自非金融机构的存款出现轻微增长(+2.6%)。^②州立银行受制于辅助性原则,在吸纳存款方面活动空间有限,则更多采取并购与减少营业网点的方式提高效率,为提升竞争力,州立银行的数量从2010年的10个减少为2014年的9个,营业网点则从471个缩减至408个。^③

地区银行、储蓄银行与信用合作社则仍然延续金融危机之前的策略,即继续合并和裁撤业务网点来提高绩效、应对竞争。2010年至2014年,上述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银行在资产继续增长的背景下,数量持续减少,从1765家变为1652家,而营业网点则从27459个收缩至25408个。^④营业网点的减少,并不仅仅是出于主动减少成本的考虑,也是因为在数字化时代,营业网点的功能大大弱化,因此,在收缩营业网点的同时,这些银行积极开展线上金融服务,尤其是储蓄银行,借助互联网可以规避“地区原则”,向本地区之外的客户提供服务。^⑤2013年,德国网上转账账户(Girokonto)数量达5430万个,其中超过60%是以储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为主体的公共银行所有。^⑥

(二)“三支柱架构”面临的挑战

德国银行体系因为其特有的“三支柱架构”,在2007年以来的历次危机冲击下基

^① 额度的标准是自营业务规模超过1000亿欧元,或者不低于900亿欧元且超过该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0%, Bundesgesetzblatt Jg 2013, Nr. 47, 12. August 2013, Bonn, S. 3100-3102。

^②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Februar 2011, S. 6-13;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enstatistik März 2016, S. 6-13。

^③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stellenstatistik, 2013, Anlage 2;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stellenstatistik, 2014, Anlage 2。

^④ 同上。

^⑤ Deutsche Bundesbank, “Strukturelle Entwicklung im Deutschen Bankensektor”, Monatsbericht, April 2015, S. 35。

^⑥ Bankenverband Deutscher Banken e. V., “Zahlen, Daten, Fakten der Kreditwirtschaft”, Berlin, Oktober 2014, S. 11-12。

本保持稳健,但这一“三支柱架构”的稳定性问题仍不可忽视。首先,作为“三支柱架构”重要支柱的储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效率低下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德国储蓄银行与信贷合作社的资产占德国银行业资产的四分之一,却占营业网点与雇员的60%以上,^①其资产与人员的比例约为500万欧元:1人,远远高于整个德国银行业1200万欧元:1人的平均水平。^② 尽管一直在进行合并与营业网点裁撤,但是其公共银行或合作银行的性质对其效率的进一步提升阻碍较大。其次,减少营业网点固然可降低经营成本,但同样也会削弱储蓄银行与信贷合作社的服务质量与客户黏性,而这本是这些银行的竞争优势。再次,储蓄银行与信贷合作社经营模式单一,主要依靠居民和企业的存贷款业务利差盈利,尽管目前的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环境短期会提高金融机构利差收入,但中长期来看显然会影响居民和企业的存款热情,对传统经营模式产生巨大压力。^③最后,大型银行等机构经历此次危机,在根据巴塞尔协议Ⅲ修补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下,开始回归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相对于储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大型银行等具有规模效应且经营更加灵活多样,如何应对来自大型银行的竞争,是储蓄银行与信贷合作社无法回避的难题。要确保“三支柱架构”的稳定,公共银行与合作银行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就此而言,如何应对上述问题,仍是德国银行业必须面对的挑战。

而且,德国银行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来自“三支柱架构”内部,其自身的合理性也始终受到质疑。因为存在分量不轻且相对效率低下的公共银行部门,德国银行业整体效率相对欧洲其他国家有一定距离。2013年,为每千名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德国银行从业人员为8.1人,而这一数值在法国和西班牙分别为6.4和5.0。^④ 2007年至2014年,德国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2.1%,而金融行业则只有0.2%。^⑤ 2011年至2013年,尽管得益于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和稳定的金融体系,德国银行业在自有资本增加的前提下,自有资本回报率仍在逐步提高,但税后利润可以覆盖自有资金成本

① W. Sinn and W. Schmudt, “Deutschlands Banken 2014: Jäger des Verlorenen Schatzes”, Wolnzach: Druckhaus Kastner, 2014, S. 18-20; Deutsche Bundesbank, Bankstellenstatistik, 2013, Anlage 2.

② 参见德国私人银行雇主协会(AGVBanken)官网, http://www.agvbanken.de/AGVBanken/Statistik/_doc_Statistik/Statistik_Besch%C3%A4ftigte.pdf, last accessed on 23 April 2016.

③ Bafin, “Jahresbericht der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2014”, Bonn, 2015, S. 117-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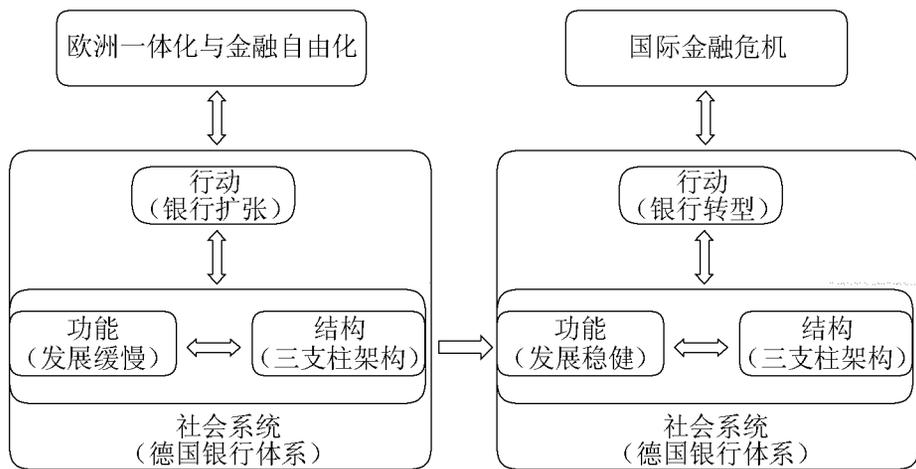
④ A. T. Kearney, “Wer Wird Unsere Zukunft Finanzieren?”, Düsseldorf, 2014, S. 15-19, https://www.atkearney.de/web/361-grad/publikation/-/asset_publisher/tZvHZkY0QbTl/content/wer-wird-unsere-zukunft-finanzieren-, last accessed on 24 April 2016.

⑤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Volkswirtschaftliche Gesamtrechnungen. Bruttoinlandsprodukt ab 1970. Vierteljahres- und Jahresergebnisse”, 4. Vierteljahr 2015, Wiesbaden, 2016.

的德国银行,只占有所有银行的约6%;银行业整体自有资金回报率(税前)平均才5.7%,^①而资金成本则已接近6%,德国银行整体形势尽管在改善,但不容过度乐观。^②此外,大型银行、州立银行以及合作社中央银行逐渐减少利润更高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德国银行业整体对利差收入的依赖逐渐增大,2014年,其经营利润的约75%源于利差,^③这种整体经营模式的单一化,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利率波动,其风险不可忽视。^④

德国银行业界对这些挑战了然于心,并没有因为安然度过2007年以来接二连三的危机而高枕无忧,危机之前早已出现的改革“三支柱架构”提高效率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例如垄断委员会(Monopolkommission)就在2013年的鉴定报告中认为储蓄银行的地区原则妨碍充分竞争,应予取缔。^⑤但是,在改革中兼顾效率与稳定,并非易事(见图2)。

图2 功能与结构相互作用下的德国银行体系动态演化系统示意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

① Deutsche Bundesbank, Monatsbericht, September 2015, S. 43.

② W. Sinn and W. Schmudt, “Deutschlands Banken 2014; Jäger des Verlorenen Schatzes”, Wolzrach: Druckhaus Kastner, 2014, S. 11.

③ Deutsche Bundesbank, Monatsbericht, September 2015, S. 49.

④ 就此而言,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其出发点本就是降低金融业务单一化带来的风险累积,数据参见 Deutsche Bundesbank, Finanzstabilitätsbericht, Frankfurt a. M., 2013, S.8。

⑤ Monopolkommission, “Eine Wettbewerbsordnung für die Finanzmärkte. Zwanzigstes Hauptgutachten der Monopolkommission gemäß § 44 Abs. 1 Satz 1 GWB 2012/2013”, S. 680.

六 结论与展望

德国银行体系的发展,是一个社会系统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基于自身复杂性,功能与结构相互作用的动态演化过程。“三支柱架构”是德国银行体系这一社会系统的核心特征,在这一结构下,各个类型的银行侧重点不同,各司其职。面对欧洲一体化与全球金融化浪潮,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纷纷改革本国银行体系,放松管制,以增强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履行银行职能。但德国银行的行动却受制于“三支柱架构”,大量金融资源被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所占用,而无法参与到各类金融创新与新业务领域,与其他国家相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德国银行业效率较低,功能发展相对缓慢,导致这一结果的“三支柱架构”因此备受诟病。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深度参与国际银行间及资本市场的大型银行、州立银行和合作社中央银行纷纷折戟,至今深陷危机泥沼;但曾经固守传统业务领域、“低效率”的地区银行、储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却全身而退,甚至逆势增长,确保了德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并持续为德国实体经济的复苏提供强劲的金融支持。德国经济在危机冲击之下表现良好,其银行体系中发挥“防火墙”作用的“三支柱架构”可谓功不可没。但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三支柱架构”调整的压力始终存在;尽管危机爆发后,德国银行界出台各种应对措施,但整体“低效”的德国银行业仍需更多的结构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

德国银行业的发展证明,多样性是一个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追求更高效率固然无可非议,但容忍低效率部门的存在,未尝不是为系统未来发展留下宝贵的无限可能性,为之付出一定代价无疑是值得的。就德国的银行体系来说,“三支柱架构”下的多样性为整个银行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然而,不可忽视的挑战在于,作为个体的单个银行,应如何实现自身经营模式的多样性与尽可能高的效率,来确保银行本身以及其所归属的“支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保障“三支柱架构”本身的稳定及多样性的续存。就此而言,效率与稳定并不是完全矛盾的主题,而是彼此相互促进的因素。

(作者简介:胡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莫伟)